

中國書法



中國書法

許德珩題

〔美〕蒋 彝 著

封面题签 许德珩

责任编辑 吴惠霖

郑丽芸

封面设计 陶雪华

译文校订 章汝夷

中 国 书 法

☆

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 上海衡山路 237 号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156 1/32 印张：7

1986 年 1 月第 1 版 198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53,000

书号：8172·1260 定价：（平装）1.50 元
（精装）3.00 元



蔣 彥

浮陽江上多奇士 懷長懷伴乃為君 邀遊
 世界雖初未 能識善惡乃法動 不忘如里
 願心在 年已七五 國欣欣然 陽國南小
 進山山水水記情願 之寫中國山水水時不
 與今竟離群 今通冥壽八十載 懷天風度
 似飛雲

邑人蔣彝八十冥壽畫展志感
 許德珩

許德珩為邑人蔣彝八十冥壽畫展志感

AAB 80/12

邑人蒋彝八十冥寿画展志感

许 德 珩

浔阳江上多奇士，
愤世嫉俗有蒋君。
遨游世界哑行者，
能诗善画书法勤。
不忘故里雄心在，
年已七五归国欣。
欣然归国南北游，
山山水水记情殷。
欲写中国山和水，
时不兴兮竟离群。
今逢冥寿八十载，
忆君风度似飞云。

一九八二年春于
京华，时年九十有二



独自下行 蒋彝画

利華女士：日安

盛意。照拂。玉函。感。激。至。五。月。七。日。晚。八。半。
有。的。不。能。恭。錄。全。抄。士。族。深。為。感。云。特。
自。邀。台。端。時。金。信。士。於。五。月。七。日。上。午。十。三。時。
在。金。家。福。吃。油。菜。豆。漿。小。茶。中。并。
賞。光。

蔣彝

中译本序一

叶 君 健

蒋彝(一九〇三——一九七七)字仲雅,一字重哑,中国血统美籍学者,国际知名画家、诗人、作家和书法家。出生于江西省九江县,一九二五年毕业于东南大学化学系。毕业后投身于北伐战争,他怀着改善人民生活的迫切愿望,曾先后在芜湖、当涂和九江从事地方行政工作。由于当时政治腐败,身感力不从心,乃隐退出国。自一九三三年到英国后,一直居留国外,致力于对外介绍中国文化和艺术的工作。四十多年来,用英文写了一些有关这方面的专著,并在英美几个著名大学任教,所作的中国书画亦为数不少,仅从一九三八年起以熊猫为题材的画幅即近千件。在他出版的廿五部英文作品中,大部分是以“哑行者”的名字写的有关世界许多国家和城市的游记。这些作品图文并茂,熔散文、绘画、诗和书法于一炉,别具一格,为国外广大读者所喜爱,并得到国际文学艺术界的高度评价和推崇。为此,他曾获得许多国际荣誉:被选为英国皇家艺术学会会员,美国艺术科学院院士,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美国、澳大利亚、香港等地许多著名大学授予文学和艺术博士学位。

他身在国外,心怀祖国,一九七五年回国探亲,深为祖国解放后的新面貌所感动,写成了《重访祖国》一书,热情歌颂祖国各方面的成就。一九七七年再度回国,积极为写一部大型《中国艺术史》而遍访中国艺术宝库和古迹。但工未竣而罹不治之症,同年十月卒于北京首都医院。遗骨与先他数日而去的夫人合葬于故乡庐山脚下,以遂他平生“树高千丈,叶落归根”的愿望。但他那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品将永存于世,成为人类文化的一份财富。

中译本序二

[澳大利亚] 柳存仁

蒋彝写的《八法南针》本来是一部给西方读书界对中国艺术的造诣有兴趣研究的人看的参考书，原名叫做Chinese Calligraphy（中国书法），是一九三八年由伦敦的Methuen书店出版的。这部书当时的销路很广。因为在那个时候用西文（不论是哪一种文字）叙写关于中国书法的历史、书家派别和书法技术的著作可以说绝少。懂得西文乃至西文修养极好的人不见得兼擅八法，而中国著名的书家当然我们也难责备他不通外文。蒋彝恰巧居留海外，有一个时期他在伦敦大学的东方和非洲学院(London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教授中文（恰巧继老舍之任），在工作上也有编写这一类著作的需要，他自己又是书家和画家，许多参考资料不假外求，所以就尝试地做了这条筚路蓝缕的开创工作。这书在一九五四年曾经再版，到一九七三年又由哈佛大学重印成美国版，迄今还在流通。这样性质的一部书，从出版经一九七三年的重加修订，到现在前后四十余年，读者已经经历了两三代，而仍流行不衰。至少在西方读者的心里，它的魅力也是可想而知的。

在一般艺术的领域里，音乐和美术可以说是人类的共同语言，戏剧等表现艺术当然也是。但是书法，尤其是中国书法，它的文字背景和多數的拼音文字很不一样，要想教西方读者能够了解和欣赏，事情实在很难。西方的人们要懂得一些中国书法的门径，起码要稍通中国语文，这事就非十年八年不为功。西方文字里有好几个名词从表面上看来大约应该和书法有些渊源的，但是如果我们深究其实，似乎仍是各不一样。一是笔迹(handwriting)，书法当然也是一种笔迹，但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有他的手迹，却不一定是书法家。西方更有所谓笔

迹学(graphology),从一个人的手迹上来分析判断这个人的性格才能,很象我们说颜鲁公和赵孟頫的性格环境不同,所以他们的书法也不一样。但是笔迹总不能够说是书法,其理不辩自明。西方还有所谓铭文学(epigraphy),是专研究碑铭石刻这些东西的,就是中国的金石学。书法家中有金石学根底的人当然可以据钟鼎石刻而追摹秦汉,甚至可以学写石鼓金文以至甲骨,但书法家未必从事于考据发掘,唐宋以后的字体也和古文字学(paleography)没有太多的关系。何况西方人士们一听到古文字学就会联想到辨识解释那些难于明白的古代文字,在中国只有研究甲骨文的人还有这种经验,普通的书法家所习所学的,自篆书以下,大约早已和辨识的学问无关了。当然草书、行草、尤其是狂草,一般没有那些基本知识的人当然也很难辨识。例如张旭写的谢灵运《王子晋赞》,我们大约就非找了《初学记》(卷二十三)或《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里的《谢康乐集》所收的原文对着看不能完全认识。自然草书的美妙正因为它的自有规律,书法家可以在给他的若干规律里自求变化,但是不能离格,离了格就成了野狐禅了。以上说的这些地方,西方的读者们听了,大概可以得到一些理解,仿佛似之。但是要认真研究,非有一部比较有系统的入门性质的书不可,而这部入门书的写作,也就不十分容易。

还有很重要的一层,就是中西所用的书法工具也不一样,中国的所谓文房四宝,纸笔墨砚各有一套学问,而西方因为是拼音文字的关系,所谓书法写的只是二十六个字母的安排,它所追求的美,非用硬笔和机械性的工具(象圆规这类的东西)不为功。这样的西方书法,和中国书法虽然不见得毫无可通之处,但是最早用英文书写关于中国书法的蒋彝,他当年所遇到的出版者要求和读者对象的困难我们也就可想而知了,说得过火一点,这双方的异同可以说是隔教。然而,世界上许多的事情都是先有辟路的人而后有不少的继起者努力去发扬光大的。蒋彝的《八法南针》一书,承他的女儿健兰告诉我说已经有了中译本了。我想这部书,我们如果用读《书谱》或《古今书评》那一类专门的著述去比拟,或者会觉得它性质同前人写的那些不太一样。但是我们如果用这个译本反过来去观察一下西方的读者们所用来开始理解中国

艺术的途径是怎样入门的，那似乎也可以做大家希求认真认识中西的若干观念和背景之不同的一种帮助，并且可以进一步欣赏它们同中有异、异中求同的地方。这样，近年有些西文著述里把王羲之在中国书法里的地位比做雕塑之有米开朗基罗、作曲之有贝多芬，我们也就不觉得陌生了。

一九八三年十月

序于澳大利亚坎培拉国立大学

中译本序三

〔美〕於梨华

七十年代初，有一天，去哥伦比亚大学找一位教授，在他办公室，他为我介绍蒋彝教授，略点头、招呼。出来后我问那位朋友：也在哪里教书吗？教什么？他说：书法。他写了不少游记，也画画，英文都是自学的。有点才气。我这位朋友一向自命不凡的，尤其认为自己英文造诣极深，一般人，尤其英文差的，他是瞧不起的。如果他认为某人还有才气的话，那么这个人一定是个才气不凡的人。这以后我倒是去找了一两本《哑行者》^①来看，诗情画意，别具风格，印象颇深。但自己对游记没太大兴趣，虽知道《哑行者》有很多本，但没多看。

隔几年，我在州立大学奥本尼分校教书的一位同事意外地结婚离职，她教的书法课没人接替，要我代。我慌了手脚。小时虽然学过书法，但只是暑假作业，父母为了管束子女，要他们定定性的一种手段。既不曾从师，又未曾临帖。这么些年在国外，天天写蟹形文，哪有资格教书法。但我的同事宽慰我，她自己也非本科出身，需要教，才学的。反正教的是入门，对象又是碧眼儿。她给了我一小时的速训课，给我看了她做的磁带录象，又交给我一本蒋彝教授的《中国书法》，道了声：祝你好运，就洒洒然，毫不眷恋地离开了。

我很用功的把书看了一遍，不但自己学到了不少，而且确信用它来作书法入门的教科书，再合适也没有的了。

选课的人比我预料的多，有的是学艺术的，想知道一些中国书画，有的研究远东史，想知道一些中国山水人情，有的纯是好奇，有的光

①哑行者是蒋彝教授的笔名，这里指的是他写的“画记”（游记），共出版过十二种。

是来混学分的。八九十个学生，不但把教室坐满，而且学得很起劲，这当然影响我的兴趣。我想，假如能把教科书的作者请来，现身说法，必更能提高学生的积极性。我先同哥大的朋友联络，他推诿说，虽是同事，但并不熟，不如我直接邀请。不过他警告我，此人生性怪僻，我碰钉子的可能性很大。但是我还是要来了蒋彝先生的电话号码。

我打电话给他，先自我介绍，再说明原委，他竟毫不迟疑的答应了。我自是喜出望外，立刻与他商讨日期、时间及交通问题。我教书的学校，纽约州立大学奥本尼分校，是在纽约市以北车行约三小时的纽约州首府奥本尼，蒋先生不开车，所以我建议我自己开车去接他，他诧异地问：“我可以坐灰狗来，方便得很，为什么要你来接？”我不禁又愣了愣。换个别的大教授，接送是理所当然的事。而他却不要我来回开六小时的车，宁愿自己坐长途公共汽车。这显示他不但自己没有架子，而且十分体谅别人。

他来的那天我去车站接他，他拎了一只小型的公事包，公事包外面，用绳子扎在包的提手上，是一只黑色的小瓶子，他走路时，小黑瓶晃呀晃的，正好反映它主人那股自在怡然的神情。我禁不住问他：“这是什么，蒋先生？”

“这是我磨好的墨水，我怕一个多小时，我要讲的及画的太多，没时间磨墨，先准备好了来，可以省不少时间。”

那一个多小时的课真的是一瞬间即过去了。他实在是我所遇到过或听到过的最自在也最能引发学生兴趣的一个演讲者。他自己是个能画善写的人，所以他先用简单的画来解释中国字的来源，如车、燕、妇、好等的形象。他的笔活极了，如妇字，一钩一转，他就轻巧地画出一个女子及一把扫帚的画。正如他自己《书法》书里所讲的那样，一个书法家犹如一个舞者，每一步舞是动的平衡，既要活泼，又要端庄。他一面解释，一面笔下如行云流水地表演来说明他的理论。在偌大一个教室里，静穆极了，只有不时的赞叹之声。

他讲完书法的基本原则，也快下课了，他刚把笔放下，一个学生立刻放了一杯汽水在他案头。他且不喝，而问大家，他带了大小毛笔二十几支，可以作画，他们想看什么。学生们雀跃起来，一股劲的

要松柏、竹子、花卉、鸟禽、人物、山水，闹成一团。我怕他太劳累，忙站起来禁止学生过分的要求。他却说，没问题，他可以各样都画一张。对他讲来，作画是一种休息。没一会儿，他画了只鸟，一束玫瑰，一幅山水，及一对母女。并且分送给学生。正好下课铃响，没拿到画的一起拥到他案前，要求他画，或是用行书写他们的名字，一直缠到下一课的教授进门，大家才眷眷不舍的离开。等我帮着他把文房四宝收起，东西理清放入小公事包，已占用了别人课程的十分钟。

在他来前，我已为他订了旅舍，以俾他休息一夜，第二天送他上车。但他一到，即向我说明他必需当天回去，因为第二天还得去另外一个大学讲授书法。那时我不太清楚他的年岁，他下车后，步履轻捷，上课时，一个半小时滔滔不绝，完全是五十岁前后的人的动作与精力。但我记得哥大朋友对我说过，蒋先生早已退休，在哥大教书法只是客座而已，所以我推算他必已过了六十五，但他的举止，哪象是上了六十岁的人？及至听到他当天要搭车回市，更是惊讶不已。

幸好离他上车还有一段时间，所以我有机会请他吃个便饭，休息，聊天，聆听他的人生观。虽然这是我们第一次单独相处，但他非常随和洒然，就排除了陌生感及拘束。他不喝酒，也吃得不多，但很善谈。我这才知道他孑然一身，住在哥大附近的公寓里，偶而去他已结了婚的儿子家，做做周末的祖父。但多半是做他的作家、书法家、画家及教授，自由自在，乐在其中，加上忙碌，也就不沉浸在寂寞里，更顾不上老年的问题。我听他说话，看他行动，领会他的意境，一点都不觉得他是个“上了年纪”的人，只觉得他对一切事物，都带点淡泊，但又一点不是淡漠的看法，正象他形容一个上乘的书法家那样：生动的静止。

第二年我又开书法课时，想再次邀请他来讲演——他真的是道地的讲演，因为的确是又讲又演。但他出门旅行去了。他回来后，给我写了信，如什么时候我去纽约市，告诉他一下，他要请我吃烧饼油条。

那也是我最后一次看见他，纽约百老汇道九十一街的全家福。他刚从中国回来，满脸风尘，但兴高采烈，因为他既看了不少，又打算再多次去看，去收集写书的资料，去游赏祖国的山山水水，去探亲访

友，去学也去讲。虽然他没讲，但我可以感到，他更要回去歇歇走累了哑行者双腿。那天在座的还有旁人，但讲话最多的却是主人。

“在外漂流几十年，回去后，真有益于归之感。”

我们一起走到门口，大家分散。蒋先生拎了把伞，往他的住所走。在熙攘的百老汇道上，他悠然前行，伞在他手里前后晃，象那天他公事包边的小墨瓶一样。没一下，他灰白的头发及穿着灰西装的后影就消失在人群中：一个风雅博学、自得其乐的哑行者。

去年我又开了书法课，用的还是蒋先生的书。有一天下了课，一个学生过来。“我姐姐前几年选了您这门课，您请了书法家蒋先生来讲演，她拿到了这张画。”他打开手里的鸟：“时间太匆忙，我姐姐来不及请他签名。她要我带给您，能否烦您请蒋先生签个名？”

我缓缓把画卷起：“蒋先生已经不在。转告你姐姐，要她好好珍藏这张画。”我把画放在他手里。“蒋先生不仅仅是个书法家，他也是画家、文学家，更是个哲学家。他是个很不寻常的人。”

一九八四年四月

序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



插图 一

一幅动人的书画并用的范例

〔清〕曾衍东